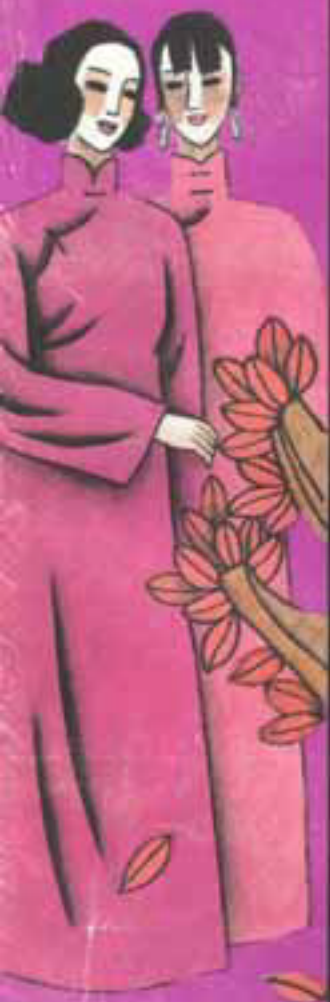


风雪之夜
石头城外



张恨水全集

风雪之夜 石头城外

博 库

中国 • 美国 •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风雪之夜

第一章 纸窗灯火之下

十二月的天气，日子是短了，以时间换钱的人，除了早起之外，还得赶着作夜工。白天是冷，晚上是更冷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，随时都可以遇到天和他们为难。自然，劳动或穷苦的人，风雪是他们的仇敌。但是撑着假场面的人家，除了物质上感到不足而外，还要加以内心的创痛，那一种境遇，又更难受了。这下面就是说着这样一家人，在风雪之夜里，他们觉到了生活的压迫。在二更以后，北平的胡同里，已是不见一个人影。那电灯杆上的电灯泡，发出混黄色的灯光，已经有一种凄凉的样子。那雪花是鹅毛片一般大，随着风势，在半空里狂舞，尤其是电灯所照耀着的一个光圈里，只觉云雾飞腾，分不出雪花雪片。地面上本有积雪，新雪向下涌将来，这积雪加着轻轻的新雪，犹之四处都用了新棉絮来铺盖。由胡同这一头，望到那一头，只是两排高低不齐的屋檐，在雪雾沉沉中，模糊的透露出来。所有在雪雾里的人家，一齐都紧紧的关上了两扇门。但是看不见人，而且一点生物也看不见。那雪花因为没有人的缘故，却是飞舞得更厉害，仿佛是更趁威风了。很久很久的时候，在胡同里唏瑟唏瑟的响着，是有一

个人，两手插在破大衣袋里，扶起大衣的领子，帽子沿盖到额骨顶上，缩着脖子，一步一步的踏着雪走了来。在每一步踏着的时候，雪地里印下三两个脚迹。他并不抬头，就是这样的走，路途也很熟，这分明告诉人，已经到了他的家门口了。他走到一家方斗门楼底下，踏上一段石阶，扑去了身上的雪，然后伸起手来，去按门框上的电铃。但是按了很久很久，屋里面并没有答应之声，只得提了嗓子高喊着，同时即拍打门环。里面人把门打开了，手里还捧了一盏煤油灯。外面这人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电灯坏了吗？”里面人答道：“你成天在外面跑，哪里问家里的事？电灯公司剪线了。”正说到这里，院子里一阵檐风，带了雪花直扑过来，灯罩里的火焰一卷，灭了。这里两个人摸索着开了门，慢慢儿的走进院子去，院子里也是大变旧观，黑沉沉的。所幸还有房上地上这一片积雪，反映出一片混茫的白色，可以摸索着进堂屋门。那个开门的人，首先叫了起来道：“这人家快完了。什么事全没有人管，落到我身上来开门来了。我是大家的听差。”于是这个进门的人，不敢作声，自回他的小屋子里去了。原来这个来开门的，是这家的家长，名叫邓玉山。他有五弟兄，共养着一位六旬老母同居。刚才进来的这个人，是他五弟玉波，只有二十岁。因为经费大有问题，虽然有了未婚妻，却还不曾有结婚的日期呢。

别人回家来，只一叫门，自然有他的妻子出来开门。玉波是找不着别人的，只有听便家里任何一人出来开门了。平常走进他那小屋子，在门框上一摸着电门子，屋子里就亮了。今天进门的时候，也是照着往日的情形，伸手一摸电门子。因电灯不曾亮，这才想起来，家里的电灯，已经是剪了火了。自己是个不抽烟的人，口袋里不曾预备着火柴盒子，屋子里有灯预备下，也不能去点。再说家里人全不是心事，各人管各人的事还忙不过来，未必肯替这孤零的小弟弟，预备下一盏灯。于是悄悄的走到上面正屋子母亲所住的屋子里来。一只瓷碟子，滴油粘住了大半支洋烛，放在一个漆黑的藤壶桶上。他母亲黄氏，穿了一件很臃肿的布面羊皮袄，手里捧了一支水烟袋，靠住方桌子坐着，慢慢儿在那里抽烟。窗台边虽然也有一只铁炉子，不看到里面有什么火星，因之屋子中间，另有一只白泥炉子。炉子里的火力，分明也不很大，向上冒着粉绿色的火焰。炉口上放了一只黑铁壶，由壶嘴子里阵阵向外出着热气。壶里咕噜着响，略略打破这屋子里的寂寞。玉波一走进门，看到屋子里这样昏沉不明的样子，心里就有很大的刺激。加之年老的母亲，还是沉沉的坐在那里想心事，自己实在不忍又回身出去。于是把身上的破旧大衣脱下，放在旁边椅子搭靠上，随了这个势子坐下，取下帽子来，向桌上盖着。也许是这个势子

来得猛一点，把灯头上的光焰，摇着闪了两闪。老太太道：“把洋烛弄灭了也好，留到明天，再点一晚。好在我是晚上不作事的人，屋子里也不必要亮。”玉波默然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家就没有电灯，也没有多大的关系。只是点惯了电灯，陡然没有了，好像有点不便利。”

老太太哼了一声，冷笑着道：“这就算不便利吗？将来不便利的事可多着呢。早两年，我是怎么对你们说，家里还摆着当年做大将军府的架子，可是谁也不能凭本事挣钱回来。上海的房租，有的房钱要不到，有的房子空着，租不出去。北平的生意，又是一天坏一天。坐吃山空，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不得了。大家过惯了舒服日子，谁也不理会。你老大，虽也见得到，一直到现在，还只想作官。你呢，那两年前又年轻。其余全是糊涂虫，我六十多岁的人，有什么法子？如今上海房子抵押完了。北平的生意，听说亏空得很厉害。住的呢，自己大房子卖了，赁房住。赁房住嫌钱多，又改住小房子。住到小房子里来半年多，索性电灯也剪火了。铁炉子是旧东西，凑付着装上了，又没钱买煤，常是断火，今晚太冷，这才端了这么一个煤球炉子进来。这样大的雪，你听，风吹得电线呼啦子叫，不提多冷。落到这步田地，屋子里火也兴不起了。当年，我过着什么日子，无论院子里天气怎么冷，我在

屋子里，总是很暖和的，没有穿过皮袄。现时在屋子里，还有皮袄穿，再过去周年半载的，恐怕在屋子里想穿皮袄也不行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只觉一阵心酸，立刻两眼角上，扑簌簌坠下泪珠来。玉波看到，心里也觉得难过，伸了一个手指，在桌面上画着圈圈，低了头很从容的道：“所以在这些日子，我日夜的不归家，就是想谋一件好一点儿的事，贴补家用。不料在外面撞破了头皮，也找不着一线缝。”老太太听了这话，自站起身来，扯着脸盆架上的手巾，擦擦眼睛。然后叹了一口气，默然的坐下。屋子里两个人，全没有作声，只是那纸窗子外的风洒雪阵，纷纷向廊上扑着，发出那沙沙之声。在这种雪阵的扑声中，窗子缝里，只管向里面灌着冷气，靠窗坐的人，兀自觉得有些受不了。玉波站起来，回身向窗户看看。老太太道：“不用看，有这样的屋子住，就算不错。这房钱也有两月没给，人家该轰我们了。”玉波也不肯就说，只是昂头四周观看。在点电灯的人家突然的改了洋烛，那淡黄而又微弱的光，照见了全屋子都带了病色。老太太屋里，还保留着有几件旧家具，黑色的两扇大木橱，有四方呈灰色的大铜环片，表示着它的年岁不小。上面的一张大铜床，那铜架子，全变成了一种骨董的颜色。狼皮褥子，铺在床心，毛都荒落尽了，十锦缎子的棉被，绿的所在，变了黄灰，红的所在，变了浅紫，在蜡光

下，更是显着古老。他和母亲，隔了一张大理石的紫檀桌子坐下，手摸了桌面，是更冷。这屋子的年岁，是与这房客的家道互相印证的，雕花的窗户格子，已是破坏了十分之二三，所以在那空当较大的地方，多贴上一层纸，老白纸旧了，一律都是灰黑的，被这烛光一照，那是更现着惨淡。玉波心里，说不出有那么一分凄凉，将藤壶桶扯到了身边，在手边火柴盒里，取出一根火柴，将洋烛上淋下来的烛油，慢慢儿的向上挑了去，挑着送到烛蕊边，让火焰去燃烧，另一只手，就托住了自己的半边脸，更显着他是怎样的无聊。老太太也不作声，把桌上的水烟袋更取到手上，又呼噜呼噜抽起烟来。彼此都这样沉寂的想着心事，几乎是把这屋子里的一切，都给忘了。

在十分沉寂的时候，却听到屋檐下，瑟瑟的一阵脚步响，到了窗户边，又停止了。老太太便问道：“谁呀？”玉山答道：“是我呀，您还没有睡？”说着这话，他就走到屋子里来了。靠墙直列着一条大硬木春凳，上面倒也铺了一床荒落了毛的皮褥子。玉山望了母亲，倒退在春凳上坐下，在身上摸索了一阵，摸出一盒烟卷来，那个盒子裂了许多大小花纹，好像一小块龟板。将两个指头，伸到烟盒子里去，箝出一支烟来。那烟支也是像干瘪一样，全是层层叠叠的细纹。上半截，倒有一头是断的，来个双节鞭。

老太太道：“玉山，你记得吗？你初学抽烟的时候，还小着呢，你就上你父亲的屋里，拿他的雪茄烟抽。你知道那雪茄烟是什么价钱？值两块多钱一支呢。现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向他手望了来。玉山将烟卷放到桌上，将三个指头，慢慢搓着。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现在还抽什么烟，不过闷得发慌，借了抽烟，解解胸中的闷，其实不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于是将烟支衔到嘴里，就着烛头抽烟。坐下来，喷了一口烟道：“就剩这一点烛头了吗？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还问我，这烛不是你们分给我的吗？”玉山道：“我那里还有一支烛，回头送来，老五可以拿了这烛头去睡觉。我明天托人向电灯公司去疏通疏通，也许他会给我们接上火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接火不接火，这毫不吃劲。大概明天的米面，全得想法子。天下这样大的雪，刮这样大的风，明天也该叫煤球了。可是咱们欠煤铺子的钱，大概也不少，人家还未必肯送呢。这是正烧煤球的时候，煤铺子里还不拿乔吗？”玉山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？我明天一早起来，就到外面去想法子，假使法子想得通，我就先把煤铺子里的账给还了。老五，你不是说，今天可以在外面想点法子吗？”玉波道：“我是有这话的。可是下这样大的雪，我想哪家也不方便。”玉山道：“你可是傻子。有钱的人，支票簿子关在箱子里，大风也好，大雪也好，开出支票来，就可以到银行里去取

款的。”玉波道：“这个我有什么不知道？我到好几家了。他们都是这样说，快到年关了，又下这样大的雪，真是不得了，煤面全都涨价，外面还是一点儿也不能活动。人家这样一说，不用说开口同人家借钱，我的脸先就红了。所以混到晚晌，还往各处跑，我除了三点多钟的时候，嚼了两个干烧饼，直到现在，还没有吃晚饭呢。”老太太道：“那怎么办？家里头，大概是什么剩的也没有。”玉波道：“那没关系，睡觉去吧，一睡觉，肚子就不饿了。”老太太正是把手上的水烟袋，刚放到桌子上去，听了这话，依然又把水烟袋捧起，因为纸煤没有了，光是把水烟袋斜抱在怀里，张了眼，四处张望。玉波立刻在大橱子里找出了几张表芯纸来，打算要同她搓纸煤。她放下烟袋，却是一摆手。玉波放下纸，将炉子架上的火筷子拿着，慢慢的在炉子口上，拨弄着炉灰。老太太没作声，玉山嘴角里斜衔了一支烟卷，笼住了只两袖子，斜靠了墙坐着，嘴里一阵阵的向外喷着烟。这时街上传来一阵卖饽饽人的吆唤声，玉波忙走出门去把他叫住。只见他肩上背了一只大藤篮子，上面盖了一层破棉袄和一张破油布，那雪像堆麦粉似的，在上面堆了一层。他把手提的一盏玻璃罩子灯，放在大门阶沿石上，同时也把那篮子放下。在那微弱的灯光里，可以看到在他那皮帽子缝里，像抽烟卷的人喷烟一般，一团团的向外冒着鼻子眼

里的气。他一弯腰，掀开破油布来，玉波却是把他身上看得清楚，原来帽子上，衣领上，全都撒着雪花。尤其是可怪的，便是他的胡桩子上，那雪花沾着一厚层，天气怎样的冷，可想而知了，因问道：“天气这样子的冷，你还在外面作买卖吗？”他道：“哟！先生，你这是什么话！”跟着，他微微打了一个冷战，接着道：“我们吃的是这行饭。越是冷天，晚上没东西卖，硬面饽饽才好销。为了度命，不能不干。你想，有多少地方，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呢？”说着，他找出一个小藤簸箩子，捡了方圆硬面饽饽十几个，放在里面，送到他面前，抖颤了声音道：“您要几个，挑吧。”玉波手伸到簸箩里去拿饽饽觉得也是冰凉，给了钱，自拿着进去。不想拿到母亲屋子里，连这五个指头，都冻僵着伸展不动了。将脚在地面上连连顿了十几下道：“好冷好冷！”老太太道：“屋子里有这么一个小火，到底好得多。”玉波将手伸到炉子火焰上，反覆着烘烤了两遍，只听到那“硬面饽饽”的吆唤声，又是很惨厉的叫着走远了。因一顿脚道：“我决计去奋斗，无论什么小事，我也干。你看这样大风里吆唤着卖硬饽饽的，那不是人家的儿子吗？”玉山道：“同时也是人家的丈夫，也是人家的父亲。”玉波道：“这不猜了。同是一个有五官四肢的人。卖饽饽的能奋斗，我们也能奋斗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发牢骚是没有用的，你们还是打起

精神来好好的去想点办法吧。老五，你肚子不是饿了吗？还不吃？”老太太终于是放下了水烟袋，把炉子上开水壶提起冲了一大杯热茶，移到桌沿上，而且还扯了玉波的衣襟道：“没有什么可想的，天气冷得很，炉子里火快灭了，吃了饽饽去睡觉吧。”玉波对那白泥炉子里看看，果然炉口上的火焰，已经萎缩得多，侧耳听听窗子外面，那雪阵里的寒风，在半空里呼呼作响，同时，把横空的电线，吹得噓噓怪叫。他将两手平伸着，按在火炉口上烤火，把两只肩膀，微微的扛起来道：“是冷是冷，把炉子端出去，给妈添上一炉子煤过夜吧。”玉山可没作声。老太太道：“不用了。我知道今天只叫了一百斤煤球，几屋子里一分，所剩也不多了。明天早上，大家全得拢火，别让我一个人用光了。我马上就睡觉了，被盖得厚厚的，也不冷。”玉山两手环抱在怀里，依然没有作声。玉波却站在炉子边，一手拿了饽饽啃，一手端了茶喝。玉山默然坐在那里，只望了炉口子上的火焰，很久很久，却垂下两行泪来。那泪直淌到衣襟上，也没有去揩擦。老太太这就在袖笼子里抽出一块旧的蓝绸手绢，塞到他怀里，因沉着脸道：“这也不用伤心，人生在世，多少是一帆风顺的？就也有起有跌。只要你们现在想过来了，好好的作人，凭你们年轻力壮，总还不至于没饭吃。”玉山这才拿起蓝绸手绢，擦着泪道：“我们没有什

么。只是让妈这样大年纪的人，还要随了我们挨冷挨饿，心里可说不过去。”老太太道：“我自己还不哭呢，你们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哭什么？说起来怪寒碜的。”说着这话，坐到屋角里，她就左手扯了右手的袖口，在两眼角上，用力的按了两下。玉波这就倒了一杯茶，送到母亲手上，笑道：“您劝人不要伤心，自己先伤心了。喝点热茶，您先睡吧。您只瞧了您这五个大儿子，七个孙男孙女的，也是个乐子。穷要什么紧？天大家产，也是人力挣下来的。只要有人力，咱们总有一天可以翻身的。”老太太接住了茶，他是透着更起劲，右手捏了两大拳头，连连在空中摇撼了几下，表示他的决心。玉山再看看炉子里火，实在不济了。便道：“老五，你到我屋子里拿蜡烛去。”说着搭讪着走了出去。玉波到大哥屋里，取了一支残蜡来了，给母亲换上，又安慰了母亲两句，然后带了半盒火柴，一截蜡，摸索着回房。因为他是一个独身青年，所以住在院子的东厢房里。进房来点了烛，只见西北风刮来的碎雪，由房门口飞进来，洒了半边屋子，也是刚才回房来，不曾把门关上的原故。将烛滴了蜡油，就粘在桌沿上。这就看到桌面上冻了两条冰柱，把茶杯子嵌在里面。准是小侄子们进屋来，随着把茶碰倒，就冻上了，想到出门的时候，还有半壶茶，将窗台下的茶壶摸着，兀自冰手，掀掀盖子，只不能动，也冻住

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茶壶给了给屋子里一层寒冷的印象，立刻身上打了一个寒颤。他于是把房门掩上，展开了床上的棉被，把带来的那件破大衣，压在脚头。一面打着寒颤，一面脱衣服。除了把衣服都盖在被上而外，把藤椅上一条破狗皮褥子，也都拥在被上。自己向被里一钻，只觉得被里是铁板一般的冷。所幸一个旧枕头，是前天换的养麦皮，叠得相当的高。在枕上侧脸看着，见桌沿上那半截烛头，只管摇撼着那微弱的火焰，似乎也在最后的挣扎期中。这里的纸窗户，搬进屋来未曾裱糊的，在微弱烛光中看去，那灰黄色的纸，加上几处有新的白纸补窟窿，更觉着破碎。一阵大风过来，挟了碎雪扑在窗棂上，沙沙作响之外，而且整个窗户，都摇撼了吱格有声，仿佛这屋子，也都随了这窗户摇撼不定。再看这屋里，两个陈旧的书架，堆了些零乱的书，便是墙上三四幅字画，也随了床头两只旧皮箱子，显着这屋子单调。耳朵边虎虎的树枝舞风声，刷刷的电线哀叫声，院子门砰砰碰撞声，除了儿时航海遇着风浪有这么一回类似的情形而外，再没有这恐怖的境况了。就是这样静静的躺在枕上出神，又有一种惨厉的吆唤声，送进了耳朵，乃是浸透了的……元……宵哟，在那元字喊出来的时候，拖着条长而又抖颤声，在一阵呼呼的风声，把那哀呼声遮断。停一会又送进来，恰是那半截蜡头的火焰，被纸窗缝

里的冷风一卷，转了两转，却随着流的烛油灭了下去，玉波眼前一黑，他倒得着一种新的感想了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挣扎也要趁早。

第二章 绝 粮

在这样风雪的夜里，人如是睡不着，度着像年一样长的时间，总是不免胡思乱想的。邓玉波将两只脚弯曲着睡，侧了身子，像一个金钩虾米。每当天空的风声，呼呼经过，自己就得加上一层惶恐的念头，以为自己落在社会经济崩溃的巨浪里，有一天总会让这巨浪卷了去的。越是忧虑越是不能睡着。后来有几下很沉着的铿锵响声，由寒空里送来，这让人想起，乃是雍和宫的喇嘛已经起来敲天明钟了。自己一感到疲劳，才昏昏的睡去。次日醒过来，是太阳光照着屋子了。窗户纸上，先有一片昏黄色的阳光。只听到正面屋檐下，咯咯吱吱，不断的有那铁火筷疏通煤炉子的声音，大概家里人全都起来了。心里有许多的计划，都打算在今日去实行，自然是不能睡早觉。可是一个翻身坐起，先就打了一阵冷战，匆匆怔怔的把衣服穿好。这次有了经验了，不是开门就出来。只是把门关着露了一条缝。先探出头来张望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恶劣的印象，因之二次又打开门来，向外探望着。正是他的二哥玉龙，身上披

了一件旧大衣，手上捧了半洋铁簸箕煤球，向炉子里倒着。他虽站在廊沿下，那屋瓦上的积雪，被风刮着，洒灰尘一般的向他身上洒着，他只好将颈脖子缩起来，把身子略微偏闪。玉波走到廊沿下，只见他鼻子尖红红的，在鼻子眼下面，两行清水鼻涕，直滴到嘴唇皮上。捧着洋铁簸箕的两只手，十个指头，两根黑鸡爪似的。半弯了身子站在炉子边，还是不住的颤抖，玉波道：“二哥为什么自己拢火，二嫂呢？”玉龙放下了洋铁簸箕，将大衣袖子在鼻子下一拖，把鼻涕揩了，脸上倒拖了一块黑。于是摇着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她不起来，我有什么法子，难道还能把她拖了起来吗？孩子只嚷着要起来，屋子里冰冷的，连一口热水也没有。”玉波看着这炉子旁边，一列还摆着四只炉子，有白泥的，也有是铁的，炉口上全部用半截破旧的铁筒罩着，那里拔火焰。卷筒子口上，正是浓浓的冒烟，向半空里直冒。玉波道：“这倒有个意思，各人屋子里的炉子，要全摆到廊檐下来，可以开陈列会了。”玉龙两手伸在大衣袋里，退后两步，向炉子望着发了一会子呆，因道：“什么事我也不含糊，这玩艺儿比做一篇文章还难，我老是弄不妥。他妈的，这回要拢不着，我不管了。我今天出去，不回来了，找个暖和点儿的地方，逍遥他这么一天。”玉波对于他的话，还没有答言呢，东边厢房里，就有妇人插言道：